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野客叢書
PDG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宋 長洲王楙著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翔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哀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黃霸所指鵠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

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圉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畧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歟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

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我我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帳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幃。幃音嚮。幃帳也。正蚊帳之義。元稹有舊蚊幃詩。蚊帳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數。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己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己柳詩曰。猿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己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目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擇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組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

仙詩也。如書醺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慨。況當時乎。

論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興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顛。顛。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興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沒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興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遠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帕。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膀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膀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

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數崔光為語。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幾至剗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天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

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亦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救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際。嬴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濬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概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壈。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

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任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為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故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廬題漆中者梓棺槨梓貧者畫帟衣袍繒囊緹囊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歆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僞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殯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儉況寒寒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及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

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滿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鈞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嘗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八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

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竇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謂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濕物則易。如史記則曰。如東濕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姓。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終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隸釋

宋 長洲王楙著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邨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李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為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玉為瑛損糸為𦣻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巡之義合讀為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逡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句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余孺僂孤嗣單

梵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當貢選也。背介孺儻孤嗣單梵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寬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為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為潤色。韓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